



給全北京的人写信

北 京 出 版 社

繪全北京的人写信（初級文化讀物） 牛 紡編写 洪 緒插图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廠橋胡同3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榮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50·印張：32/25 字數：11,000

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1—50,000冊

統一書号：T10071·502 定价：（4）0.07元

目 录

老姐仁.....	1
第一次領工資.....	6
媽媽的筆記本.....	11
孫子上學.....	14
寫媽媽爸爸.....	18
老兩口子.....	22
家務會議.....	28
茶攤.....	33
給全北京寫信.....	38

老 姐 仨

有工作的人們都去上班了，院里剩下了老姐仨^①——苏大媽、刘大孀、許大媽，还有孩子們。老姐仨收拾完屋子，打扫完院子，收拾得处处子淨利落了。苏大媽第一个拿着針线活，帶着小板凳，在院里一針一線地縫起来；就象事先約好了似的，刘大孀抱着小孙女，許大媽抱着小孙子，随后也到院里来了。

老姐仨湊到一块就山南海北地

① 仨——2 Y, 8a、三个。

聊起来。好多年了，她們差不多天天湊在一起談天。要說的話，她們不只說了一遍，甚至說了三遍五遍，也不感到絮煩。在早，她們說得最多的要算家務事了，从柴、米、油、盐，到儿媳妇怎么不好，儿子也没以前孝顺了等等。許大媽最后总是說：“花喜鵲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”漸漸地，她們聊天的内容也有了改变，誰家清洁卫生做得好，胡同里誰打死了五百个蒼蠅，誰家让孩子吃了烂瓜果得了病；有一个时候她們談得最多的是农业方面的收成。

今天，她們湊在一起，許大媽一眼就看到了苏大媽手里的活計：“老嫂子，給誰做的褂子，真漂亮。”

• • •

苏大妈笑着說：“猜猜看，給誰做的？这布是我过门子时候的嫁妝，老箱子底啦。”

刘大孀說：“还用猜嗎？一定是給你閨女紅燕做的。”苏大妈笑着說：“全錯啦，給儿媳妇做的。”她看看周围有沒有人听她們談話，又压低了声音，生怕別人听到似地小声說：“媳妇在外边工作一天，到了家也是干活在先，吃穿在后，叫她做件衣服，說什麼也不干，嘿，我偷偷地給她做好，不由得她不穿。”

三人一陣笑，談話很自然地轉到儿媳妇的身上来了，刘大孀說：“咱新社会，出息人啊，瞧我家儿媳妇秋蟬，人长的蠢笨，脾气还个别，輕易不說話，說句話得把人噎①死；

从她当了售票員，全变啦；变得知情达理，见了乘客也滿臉帶笑，回家来，知道疼我，一口一个娘，可甜人哩！”

許大媽一听，老姐俩都在夸自己的儿媳妇，憋^②得她嗓子眼里怪痒痒，故意說：“瞧你們都有个好媳妇……”

刘大孀沒等她說完，就截断了她的話：“你別得了便宜卖乖啦，你那两个媳妇多好啊，一个是紅旗售貨員，一个是先进工作者。”

她們抱着的孩子，对她們的談話沒有半点兴味，很快就睡着了。老姐仨还在談，談到过去为什么十

① 噤——|せ, ye。塞住。

② 憋——ウ|せ, bie。不通气。

家有九家婆媳不和，現在家家都好，許大媽說：“因為現在孩子們都懂事儿，不會鬧不和。”蘇大媽不同意，她說：“現在當婆婆的進步了，不故意給媳婦為難。”劉大孀對她倆意見都不同意，她說：“毛主席、共產黨教育的好，現在不光婆婆好，就是連生人見面也象一家人似的。”

做飯的時間到了，不能再聊下去了，看樣子，她們明天還會談談這個問題的。

第一次領工資

劉大孀做完第一雙皮鞋，一端詳，挺適樣，又看了自己粗糙的大手，連她也有點不相信這麼漂亮的鞋是自己做出來的。她兩眼笑得眯成一條縫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总算學會了一門技術，我也為社會主義出點力嘍。”心裡一高興，熱淚直在眼角上打轉兒，她真想抓住黨支部書記的手，說些感謝的話：“我一個圍着鍋台轉的家庭婦女……。”思想像長了翅膀，想遠了，小組長連喊了她兩聲才聽到：“劉大孀，今天發工資，下班去領錢。”



剛一下班，會計就拿着這月的工資到車間來了。劉大孀拿着錢，有一股說不出的味道，熱淚象斷了線的珍珠，一串串落下來：“一輩子沒掙過一文錢，老了老了倒掙錢了。”她有一肚子話要說給丈夫听，兩腳沒沾地跑到家，一推門，丈夫還沒回來。

她摸得最清楚的是丈夫的脾气。刘大叔，是个老工人，一月挣钱不少，从不乱花一个，他有个小嗜好①，喜欢喝点白干。除了日用开销以外，剩下的钱都存在银行里，碰上朋友们有个什么困难，他倒三十、五十的借给人家。刘大婶心里想：“好啊，今几个让他高兴一下吧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存折，挎②上篮子就上街了。

刚巧，刘大叔的徒弟小赵的孩子得了病，手头上短钱，刘大叔紧赶慢赶地跑回来拿钱，一拉抽屉，存折不见了。正翻箱倒柜找的时候，刘大婶一手拿存折，一手提篮子回

① 嗜——尸，shì。(事)爱好。

② 挎——ㄅㄨˋ，kuà。

来了，她笑着，不說話，把打的酒、买的菜都放在桌子上。

刘大叔的耳朵里听到过有些人不知听了哪里吹来的风，从銀行里取款，大吃大花起来，他从心眼里討厌这种人。現在一見刘大孀打的酒、买的菜，又拿着存折，就把这事儿联在一起了，立刻火起三千丈，劈手把存折夺过来，鬚子撅了老高，“你呀你……”底下的話沒說出来。

刘大孀还是笑嘻嘻地：“今几个我請客，又不花你的錢，可发的哪门子脾气！”

刘大叔想給徒弟三十块钱，怕存折上不够，打开一看，不禁“呀”了一声：“怎么錢倒多了？”

大孀說：“我們今天发了工資，

除了买东西，我全存上啦，多存点，誰缺着短着的，花着不方便？”刘大知道錯怪了她，吭哧吭哧地說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是說小赵缺錢，我給他送三十块去。”大孀說：“去就快去吧，我給你熱着酒，等着你回來吃飯。”

媽媽的筆記本

媽媽有個筆記本，大紅皮，燙金字，真是要多好看有多好看。媽起初可不肯花錢買這個，那是年初媽媽摘掉了文盲帽子，爸爸一高興，給媽買的。媽樂得把我抱在懷里親了又親，拿起它來看了又看，翻開合上，合上翻開，幾次提筆寫字，又舍不得下手；終於把那筆記本放在箱子里了。

記得有一次，爸爸由工廠回來，媽特意給他包了肉餃子，爸爸吃完一抹嘴，問：“這月花了多少錢？”媽一時說不上來。掰着手指頭算，哭

米面花多少，买日用杂货花多少，
算来算去还是差不老少。爸爸說：
“过日子得有个計劃呀，肉可以买，
但是省一点就是一点。”

第二天，媽上街回来，从箱子里
拿出筆記本，动手就写。我一看，
原来記的是賬。我說：“媽。这么好的
筆記本怎么記这个呀？”你猜媽怎么
說，“記上賬就有計劃了。”

媽参加了縫紉社的工作，这天
回来，給我买了双新袜子，真漂亮，
我問：“媽，記賬了嗎？”她說：“这是
媽掙的錢，不用記賬。”媽看我穿在
脚上，笑得眼里都出泪花了。

自从媽参加了工作，爸爸不光
帮着媽洗衣服扫地，还常跟媽媽討
論再有多少年就到共产主义了。

媽媽很久沒動筆記本了，自從參加了煉鋼以後，媽又寫起來。我一看，喲，哪里是賬啊？上面寫着：“二十日：煉鋼一百五十公斤，二十一日……”

我弄不明白，就問媽：“這記的是什麼賬啊？”媽揉着我的臉蛋說：“這是公賬，我再也不記私賬啦！”

從此，我看到媽媽每天都要打開他的筆記本。真的，筆記本上再也不記私賬了，也再沒見過爸爸問媽媽了，本上記的是：“毛主席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；……最可愛的人回來了；……共產主義是天堂，沒有公社不能上……”

孙子上学

屋里还刚能看清东墙的轮廓，赵大妈就蹑①手蹑脚地起了床，洗完了脸，又走到孙子京生的床前。京生发着轻轻的鼾声，睡得正香，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。赵大妈看着孙子的睡态，自己也笑了，她犹疑了一阵，才伏在京生的耳边说：“京生，醒醒呀，京生……。”京生一骨碌爬起来：“奶奶，误了上学吗？”赵大妈怕把对屋的儿子和媳妇吵醒，小声说：“傻小子，过一天才开学哩，走，给你买书包去。”

① 蹑——ㄋㄣˋ ㄗㄞˋ，nie (聂)，轻轻地。